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

飛禽惹起禍根芽，七命相殘事可嗟。奉勸世人須鑑戒，莫教兒女不當家。話說大宋徽宗朝，宣和三年，海寧郡武林門外北新橋下，有一機戶，姓沈，名昱，字必顯。家中頗為豐足，娶妻嚴氏，夫婦恩愛。單生一子，取名沈秀，年長一十八歲，未曾婚娶。其父專靠織造段疋為活。不想這沈秀不務本分生理，專好風流閒耍，養畫眉過日。父母因惜他一子，以此教訓他不下。街坊鄰里取他一個渾名，叫做「沈鳥兒」。每日五更，提了畫眉，奔入城中柳林裡來拖畫眉，不只一日。忽至春末夏初，天氣不暖不寒，花紅柳綠之時。當日，沈秀侵晨起來，梳洗罷，吃了些點心，打點籠兒，盛著個無比賽的畫眉。這畜生：只除天上有，果係世間無。將他各處去鬥，俱鬥他不過，成百十貫贏得。因此十分愛惜他，如性命一般。做一個金漆籠兒，黃銅鉤子，哥密的水食罐兒，綠紗罩兒。提了在手，搖搖擺擺，逕奔入城，往柳林裡去拖畫眉。不想這沈秀一去，死於非命，好似：

豬羊進入宰生家，一步步來尋死路。

當時沈秀提了畫眉，逕到柳林裡來。不意來得遲了些，眾拖畫眉的俱已散了，淨蕩蕩、黑陰陰，沒一個人往來。沈秀獨自一個，把畫眉掛在柳樹上，叫了一回。沈秀自覺沒情沒緒，除了籠兒，正要回去。不想小肚子一陣疼，滾將上來，一塊兒蹲到在地上。原來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，叫做「主心餛飩」，一名「小腸疝氣」，每常一發一個小死。其日想必起得早些，況又來遲，眾人散了，沒些情緒，悶上心來。這一次甚是發得凶，一跤倒在柳樹邊，有兩個時辰不醒人事。

你道事有轉巧，物有偶然。這日有個箍桶的，叫做張公，挑著擔兒，逕往柳林裡穿，過褚家堂做生活。遠遠看見一個人，倒在樹邊，三步那做兩步，近前歇下擔兒。看那沈秀，臉色臘查黃的，昏迷不醒；身邊並無財物，止有一個畫眉籠兒，這畜生此時越叫得好聽。所以一時見財起意，窮極計生，心中想道：「終日括得這兩分銀子，怎地得快活？」只是這沈秀當死，這畫眉見了張公，分外叫得好。張公道：「別的不打緊，只這個畫眉，少也值二三兩銀子。」便提在手，卻待要走。不意沈秀正甦醒，開眼見張公提著籠兒，要關身子不起，只口裡罵道：「老忘八！將我畫眉那裡去？」張公聽罵，「這小狗入的，忒也嘴尖！我便拿去，他倘爬起趕來，我倒反吃他虧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左右是歹了。」卻去那桶裡取出一把削桶的刀來，把沈秀按住一勒。那灣刀又快，力又使得猛，那頭早滾在一邊。張公也慌張了，東觀西望，恐怕有人撞見。卻擡頭見一株空心楊柳樹，連忙將頭提起，丟在樹中。將刀放在桶內，籠兒掛在擔上，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，一道煙逕走。穿街過巷，投一個去處。你道只因這個畫眉，生生的害了幾條性命？正是：

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；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

當時張公一頭走，一頭心裡想道：「我見湖州墅裡客店內，有個客人，時常要買蟲蟻，何不將去賣與他？」一逕望武林門外來。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數，卻好見三個客人，兩個後生跟著，共是五人，正要收拾貨物回去。卻從門外進來客人，俱是東京汴梁人。內中有個姓李，名吉，販賣生藥。此人平昔也好養畫眉，見這箍桶擔上好個畫眉，便叫：「張公，借看一看。」張公歇下擔子，那客人看那畫眉，毛衣並眼，生得極好，聲音又叫得好，心裡愛它。便問張公：「你肯賣麼？」此時張公巴不得脫禍，便道：「客官，你出多少錢？」李吉轉看轉好，便道：「與你一兩銀子。」張公自道著手了，便道：「本不當計較，只是愛者如寶，添些便罷。」那李吉取出三塊銀子，秤秤看，到有一兩二錢，道：「也罷。」遞與張公。張公接過銀子，看一看，將來放在荷包裡，將畫眉與了客人，別了便走。口裡道：「發脫得這禍根，也是好事了。」不上街做生理，一直奔回家去，心中也自有些不爽利。正是：

作惡恐遭天地責，欺心猶怕鬼神知。

原來張公正在湧金門城腳下住，止婆老兩口兒，又無兒子。婆兒見張公回來，便道：「篋子一條也不動，緣何又回來得早？有甚事幹？」張公只不答應，挑著擔子，逕入門歇下，轉身關上大門。道：「阿婆，你來，我與你說話。恰纔如此如此，謀得這一兩二錢銀子，與你權且快活使用。」兩口兒歡天喜地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柳林裡無人來往，直至巳牌時分，兩個挑糞莊家，打從那裡過。見了這沒頭屍首擋在地上，吃了一驚，聲張起來。當坊里甲鄰佑，一時嚷動。本坊申呈本縣，本縣申府。次日，差官吏、仵作人等，前來柳陰裡，檢驗得渾身無些傷痕，只是無頭，又無苦主。官吏回覆本府，本府差應捕挨獲兇身。城裡城外，紛紛亂嚷。

卻說沈秀家到晚不見他回來，使人去各處尋不見。天明，央人入城尋時，只見湖洲墅嚷道：「柳林裡殺死無頭屍首。」沈秀的娘聽得說，想道：「我的兒子昨日入城拖畫眉，至今無尋他處，莫不得是他？」連叫丈夫：「你必須自進城打聽。」沈昱聽了一驚，慌忙自奔到柳林裡。看了無頭屍首，仔細定睛，上下看了衣服，卻認得是兒子，大哭起來。本坊里甲道：「苦主有了，只無兇身。」其時，沈昱逕到臨安府告說：「是我的兒子。昨日五更入城拖畫眉，不知怎的被人殺了。望老爺做主！」本府發放各處應捕及巡捕官，限十日內要捕兇身著。

沈昱具棺木盛了屍首，放在柳林裡。一逕回家，對妻說道：「是我兒子，被人殺了，只不知將頭何處去了。我已告過本府，本府著捕人各處捉獲兇身。我且自買棺木盛了。此事如何是好？」嚴氏聽說，大哭起來，一交跌倒。不知五臟何如，先見四肢不舉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銜山月，氣似三更油盡燈。

當時眾人灌湯，救得甦醒。哭道：「我兒日常不聽好人之言，今日死無葬身之地。我的少年的兒，死得好苦！誰想我老來無靠！」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，茶飯不吃。丈夫再三苦勸，只得勉強。過了半月，並無消息。沈昱夫妻二人商議：「兒子平昔不依教訓，致有今日禍事，吃人殺了，沒捉獲處，也只得沒奈何，但得全屍也好。不若寫個帖子，告稟四方之人，倘得見頭，全了屍首，待後又作計較。」二人商議已定，連忙便寫了幾張帖子，滿城去貼。上寫：「告知四方君子：如有尋獲得沈秀頭者，情願賞錢一千貫；捉得兇身者，願賞錢二千貫。」將此情告知本府，本府亦限捕人尋獲，亦出告示道：「如有人尋得沈秀頭者，官給賞錢五百貫；如捉獲兇身者，賞錢一千貫。」告示一出，滿城哄動。不題。

且說南高峰腳下，有一個極貧老兒，姓黃，渾名叫做黃老狗。一生為人魯拙，擡轎營生。老來雙目不明，止靠兩個兒子度日。大的叫做大保，小的叫做小保。父子三人，正是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巴巴急急，口食不敷。一日，黃老狗叫大保、小保到來，「我聽得人說，甚麼財主沈秀吃人殺了，沒尋頭處。今出賞錢，說有人尋得頭者，本家賞錢一千貫，本府又給賞五百貫。我今叫你兩個，別無話說。我今左右老了，又無用處，又不看見，又沒趁錢。做我著，教你兩個發跡快活！你兩個今夜將我的頭割了，埋在西湖水邊。過了數日，待沒了認色，卻將去本府告賞，共得一千五百貫錢，卻強似今日在此受苦。此計大妙，不宜遲；倘被別人先做了，空折了性命。」只因這老狗失志，說了這幾句言語；況兼兩個兒子，又是愚蠢之人，不省法度的。正是：

口是禍之門，舌是斬身刀；閉口深藏舌，安身處處牢。

當時兩個出到外面商議。小保道：「我爺設這一計，大妙！便是做主將元帥，也沒這計策。好便好了，只是可惜沒了一個爺。」大保做人又狠又獸，道：「看他左右只在早晚要死，不若趁這機會殺了，去山下掘個坑埋了，又無蹤跡，那裡查考？這個叫做『趁湯推』，又喚做『一抹光』。天理人心，又不是我們逼他，他自叫我們如此如此。」小保道：「好倒好，只除等睡熟了，方可動手。」

二人計較已定，卻去東奔西走，賒得兩瓶酒來。父子三人吃得大醉，東倒西歪。一覺直到三更，兩人爬將起來，看那老子正齣

躬睡著。大保去灶前摸了一把廚刀，去爺的項上一勒，早把這顆頭割下了。連忙將破衣包了，放在牀邊。便去山腳下掘個深坑，扛去埋了。也不等天明，將頭去南屏山藕花居湖邊淺水處理了。

過半月入城，看了告示，先走到沈昱家報說道：「我二人昨日因捉蝦魚，在藕花居邊，看見一個人頭，想必是你兒子頭。」沈昱見說道：「若果是，便賞你一千貫錢，一分不少。」便去安排酒飯吃了，同他兩個逕到南屏山藕花居湖邊。淺土隱隱蓋著一頭，提起看時，水浸多日，澎漲了，也難辨別。想必是了，若不是時，那裡又有這個人頭在此？沈昱便把手帕包了，一同兩個逕到府廳告說：「沈秀的頭有了。」知府再三審問，二人答道：「因捉蝦魚，故此看見，並不曉別項情由。」本府准信，給賞五百貫。二人領了，便同沈昱將頭到柳林裡，打開棺木，將頭湊在項上，依舊釘了，就同二人回家。嚴氏見說兒子頭有了，心中歡喜，隨即安排酒飯，管待二人，與了一千貫賞錢。二人收了，作別回家。便造房屋，買農具家生。二人道：「如今不要似前擡轎。我們勤力耕種，挑賣山柴，也可度日。」不在話下。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不覺過了數月，官府也懈了，日遠日疏，俱不題了。

卻說沈昱是東京機戶，輪該解段疋到京。待各機戶段疋完日，到府領了解批，回家吩咐了家中事務起身。此一去，只因沈昱看見了自家蟲蟻，又屈害了一條性命。正是：

非理之財莫取，非理之事莫為；明有刑法相繫，暗有鬼神相隨。

卻說沈昱在路，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不只一日，來到東京。把段疋一一交納過了，取了批回，心下思量：「我聞京師景致，比別處不同，何不閒看一遭，也是難逢難遇之事。」其名山勝概，庵觀寺院，出名的所在，都走了一遭。偶然打從御用監禽鳥房門前經過，那沈昱心中是愛蟲蟻的，意欲進去一看。因門上用了十數個錢，得放進去閒看。只聽得一個畫眉，十分叫得巧好，仔細看時，正是兒子不見的畫眉。那畫眉見了沈昱眼熟，越發叫得好聽，又叫又跳，將頭顛沈昱數次。沈昱見了，想起兒子，千行淚下，心中痛苦，不覺失聲叫起屈來，口中只叫得：「有這等事？」那掌管禽鳥的校尉喝道：「這廝好不知法度，這是什麼所在，如此大驚小怪起來！」沈昱痛苦難伸，越叫得響了。

那校尉恐怕連累自己，只得把沈昱拿了，送大理寺。大理寺官便喝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，敢進內御用之處，大驚小怪？有何冤屈之事，好好直說，便饒你罷。」沈昱就把兒子拖畫眉被殺情由，從頭訴說了一遍。大理寺官聽說，呆了半晌，想：「這禽鳥是京民李吉進貢在此，緣何有如此一節隱情？」便差人火速捉拿李吉到官，審問道：「你為何在海寧郡將他兒子謀殺了，卻將他的畫眉來此進貢？一一明白供招，免受刑罰。」李吉道：「先因往杭州買賣，行至武林門裡，撞見一個箍桶的，擔上掛著這個畫眉。是吉因見他叫得巧，又生得好，用價一兩二錢，買將回來。因他好巧，不敢自用，以此進貢上用，並不知人命情由。」勘官問道：「你卻賴與何人！這畫眉就是實跡了，實招了罷。」李吉再三哀告道：「委的是問個箍桶的老兒買的，並不知殺人情由，難以屈招。」勘官又問：「你既是問老兒買的，那老兒姓甚名誰？那裡人氏？供得明白，我這裡行文拿來，問理得實，即便放你。」李吉道：「小人是路上逢著買的，實不知姓名，那裡人氏。」勘官罵道：「這便是含糊了，將此人命推與誰償？據這畫眉，便是實跡，這廝不打不招！」再三拷打，打得皮開肉綻。李吉痛苦不過，只得招做「因見畫眉生得好巧，一時殺了沈秀，將頭拋棄」情由。遂將李吉送下大牢監候。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，聖旨道：「李吉委的殺死沈秀，畫眉見存，依律處斬。」將畫眉給還沈昱，又給了批迴，放還原籍，將李吉押發市曹斬首。正是：

老龜煮不爛，移禍於枯桑。

當時恰有兩個同與李吉到海寧郡來做買賣的客人，蹣跚不下：「有這等冤屈事！明明是買的畫眉。我欲待替他申訴，爭拿賣畫眉的人雖認得，我亦不知其姓名，況且又在杭州。冤倒不辯得，和我連累了，如何出豁？只因一個畜生，明明屈殺了一條性命。除我們不到杭州，若到，定要與他討個明白。」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沈昱收拾了行李，帶了畫眉，星夜奔回。到得家中，對妻說道：「我在東京替兒討了命了。」嚴氏問道：「怎生得來？」沈昱把在內監見畫眉一節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嚴氏見了畫眉，大哭了一場，睹物傷情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沈昱提了畫眉，本府來銷批。將前項事情，告訴了一遍。知府大喜道：「有這等巧事。」正是：

勸君莫作虧心事，古往今來放過誰？

休說人命關天，豈同兒戲！知府發放道：「既是兇身獲著斬首，可將棺木燒化。」沈昱叫人將棺木燒了，就撒了骨殖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當時同李吉來杭州賣生藥的兩個客人，一姓賀，一姓朱，有些藥材，逕到杭州湖墅客店內歇下，將藥材一一發賣訖。當為心下不平，二人逕入城來，探聽這個箍桶的人。尋了一日，不見消耗。二人悶悶不已，回歸店中歇了。次日，又進城來，卻好遇見一個箍桶的擔兒。二人便叫住道：「大哥，請問你，這裡有一個箍桶的老兒，這般這般模樣，不知他姓甚名誰，大哥你可認得麼？」那人便道：「客官，我這箍桶行裡，止有兩個老兒：一個姓李，住在石榴園巷內；一個姓張，住在西城腳下。不知那一個是？」二人謝了，逕到石榴園來尋。只見李公正在那裡劈篾，二人看了，卻不是他。又尋他到西城腳下，二人來到門首，便問：「張公在麼？」張婆道：「不在，出去做生活去了。」二人也不打話，一逕且回。

正是未牌時分，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，遠遠望見一個箍桶擔兒來。有分直教此人償了沈秀的命，明白了李吉的事。正是：

恩義廣施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？冤讎莫結，路逢狹處難迴避。

其時，張公望南回來，二人朝北而去，卻好劈面撞見。張公不認得二人，二人卻認得張公，便攔住問道：「阿公高姓？」張公道：「小人姓張。」又問道：「莫非是在西城腳下住的？」張公道：「便是，問小人有何事幹？」二人便道：「我店中有許多生活要箍，要尋個老成的做，因此問你。你如今那裡去？」張公道：「回去。」三人一頭走，一頭說，直走到張公門首。張公道：「二位請坐吃茶。」二人道：「今日晚了，明日再來。」張公道：「明日我不出去了，專等，專等。」

二人作別，不回店去，逕投本府首告。正是本府晚堂，直入堂前跪下，把沈昱認畫眉一節，李吉被殺一節，撞見張公買畫眉一節，一一訴明。「小人兩個不平，特與李吉討命，望老爺細審張公。不知恁地得畫眉？」府官道：「沈秀的事，俱已明白了，兇身已斬了，再有何事？」二人告道：「大理寺官不明，只以畫眉為實；更不推詳來歷，將李吉明白屈殺了。小人路見不平，特與李吉討命。如不是實，怎敢告擾？望乞憐憫做主。」知府見二人告得苦切，隨即差捕人連夜去捉張公。好似：

數隻阜雕追紫燕，一群猛虎啖羊羔。

其夜，眾公人奔到西城腳下，把張公背剪綁了，解上府去，送大牢內監了。次日，知府升堂，公人於牢中取出張公跪下。知府道：「你緣何殺了沈秀，反將李吉償命？今日事露，天理不容！」喝令：「好生打著。」直落打了三十下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再三拷打，不肯招承。兩個客人，並兩個伴當齊說：「李吉便死了，我四人見在，眼同將一兩二錢銀子，買你的畫眉。你今推卻何人？你若說不是你，你便說這畫眉從何來？實的虛不得，支吾有何用處？」張公猶自抵賴。知府大喝道：「畫眉是真贓物，這四人是真證見，若再不招，取夾棍來夾起。」張公驚慌了，只得將前項盜取畫眉，勒死沈秀一節，一一供招了。知府道：「那頭彼時放在那裡？」張公道：「小人一時心慌，見側邊一株空心柳樹，將頭丟在中間。隨提了畫眉，逕出武林門來。偶撞見三個客人，兩個伴當，問小人買了畫眉，得銀一兩二錢，歸家用度。所供是實。」知府令張公畫了供。又差人去拘沈昱，一同押著張公，到於柳林裡尋頭。哄動街市上之人無數，一齊都到柳林裡來看尋頭。只見果有一株空心柳樹，眾人將鋸放倒，眾人發一聲喊，果有一個人頭在內。提起看時，端然不動。沈昱見這頭，定睛一看，認得是兒子的頭，大哭起來，昏迷倒地，半餉方醒。遂將帕子包了，押著張公，逕上府去。知府道：「既有了頭，情真罪當。」取具大枷枷了，腳鐐手扭釘了，押送死囚牢裡，牢固監候。

知府又問沈昱道：「當時那兩個黃大保、小保，又那裡得這人頭來請賞？事有可疑。今沈秀頭又有了，那頭卻是誰人的？」隨即差捕人去拿黃大保兄弟二人，前來審問來歷。沈昱眼同公人，逕到南山黃家，捉了弟兄兩個，押到府廳，當廳跪下。知府道：

「殺了沈秀的兇身，已自捉了；沈秀的頭，見已追出。你弟兄二人謀死何人，將頭請賞？一一承招，免得吃苦。」大保、小保被問，口隔心慌，答應不出。知府大怒，喝令吊起拷打半日，不肯招承。又將燒紅烙鐵燙他，二人熬不過死去。將水噴醒，只得口吐真情，說道：「因見父親年老，有病伶仃，一時不合將酒灌醉，割下頭來，埋在西湖藕花居水邊，含糊請賞。」知府道：「你父親屍骸埋在何處？」兩個道：「就埋在南高峰腳下。」當時押發二人到彼，掘開看時，果有沒頭屍骸一副，埋藏在彼。依先押二人到於府廳回話，道：「南山腳下，淺土之中，果有沒頭屍骸一副。」知府道：「有這等事，真乃逆天之事，世間有這等惡人！口不欲說，耳不欲聞，筆不欲書，就一頓打死他倒乾淨，此恨怎的消得？」喝令手下不要計數，先打一會，打得二人死而復醒者數次。討兩面大枷枷了，送入死囚牢裡，牢固監候。沈昱並原告人，寧家聽候。

隨即具表申奏，將李吉屈死情由奏聞。奉聖旨，著刑部及都察院，將原問李吉大理寺官，好生勘問，隨貶為庶人，發嶺南安置。李吉平人屈死，情實可矜，著官給賞錢一千貫，除子孫差役。張公謀財故殺，屈害平人，依律處斬，加罪凌遲，劓割二百四十刀，分屍五段。黃大保、小保，貪財殺父，不分首從，俱各凌遲處死，劓割二百四十刀，分屍五段，梟首示眾。正是：

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舉意早先知。勸君莫作虧心事，古往今來放過誰？

一日，文書到府，差官吏、仵作人等，將三人押赴木驢上，滿城號令三日，律例凌遲分屍，梟首示眾。其時張婆聽得老兒要劓，來到市曹上，指望見一面。誰想仵作見了行刑牌，各人動手碎劓，其實兇險，驚得婆兒魂不附體，折身便走。不想被一絆，跌得重了，傷了五臟，回家身死。正是：

積善逢善，積惡逢惡。仔細思量，天地不錯。